

# 夜校又火了！课程今非昔比



▲图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“市民艺术夜校”崇明分校开设的崇明非遗“十布与染织系列课程”。(图片来自网络)

## “淘”出多彩晚年

都说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其实，我退休后觉得：人到晚年，生活中有很多乐趣可以开发呢！“淘书”就是我晚年新开发出来的一种乐趣。

离我家不远的公园里，有一片小书摊——说是“摊”，其实并无摊床，所售之书不拘种类、版本、品相，一律横陈于地，风吹日晒，任由人选。以前居然没有发现这块“宝地”，一日，与老伴逛公园时，这个书摊忽然闯进了视野，当时就在我的眼里撞出了惊喜的火花！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都市大书店的那种“不苟言笑”“中规中矩”的小资氛围，我特喜欢小书摊的这种“胜似闲庭信步”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悠闲，于是这片小书摊便成了我常去之地。以“江湖仙散”的心态，站在书摊前，悠闲地打量着每一本书，从左看到右，从右又看到左，蹲下身，翻翻这本，看看那套，遇到喜欢的，就像孔乙己一样：“排出几文大钱”，买下相中的宝贝；转了一圈，没遇到心仪的书籍，也不恼，哼着歌儿离开。

地摊的书不像大型书店那样“条分缕析”，就那么混杂着放在一起，所以买书人得蹲下身，像矿工一样去翻捡。这个过程就叫“淘”。“淘书”最大的乐趣是它常常给人以惊喜：不经意间，就从一堆旧书中发现了几本非常好的书！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。那种感觉就像是煤堆中翻到了元宝一样！有一次，我在地摊上居然花20块钱淘到了《瓜棚柳巷》《笑笑录》《中国通史》《帝王传记》等七本大型书店难见面容的好书。我如获至宝般地抱回家，展卷诵读，直至华灯初上，夜色阑珊。那一次的淘书经历让我如醍醐灌顶，瞬间便开了窍：莫谓山野无诸葛，好书须向淘来得呢！也确乎如此，在此后的日子里，我把“淘书”当成了晚年的一项生活内容，不管是闲逛，还是外出旅游、办事，每到一地，必先逛一逛街巷里弄的小书摊，在杂乱的书堆中，像考古学家一样睁大眼睛淘金。一部十册装《史记》以区区18大元人民币购得，拎书回馆，心中禁不住春风骀荡，到家后，一度被儿孙们“疯抢”；一部四十八册装连环画《三国演义》，竟在一条古旧街巷的小书摊上被我“慧眼识珠”，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！

躲开红尘的喧嚣和应酬的烦扰，在僻静的书房内将淘来的“收成”一一展卷，那份欣喜、那份自得、那份满足、那份惬意、那份侥幸，简直难以用文字来形容，只觉得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“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则矣！”

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这几年，我淘来的书籍已逾数千册。每天翻翻读读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，也享受着书籍作为文化载体所带给人心灵上的愉悦。有时，老姐妹来访，我就把我淘来的书介绍给她们，她们一看便迷上了。现在，我家俨然成了老年家庭图书馆，来家里看书、借书的人总是不断流。我从淘书中收获了乐趣，老友们从读书中获取了知识，我们共同从淘、读过程中，收获了晚年的快乐和健康！
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

最近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“市民艺术夜校”秋季班陆续开班，许多热门课程被一抢而光。“抢课”行列中，有许多老年人的身影。

提起夜校，不少人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、改革开放初期，夜校曾一度流行。

不过，如今，有着浓浓“怀旧风”的夜校，大非当年模样。

## 没有年龄限制，老人在夜校圆梦

家住上海市嘉定区的王桂芝，是“市民艺术夜校”的忠实粉丝。今年3月，63岁的王桂芝在“市民艺术夜校”报名，想学插花艺术。但是由于疫情，夜校被迫停课了。秋季班陆续开班，她准备再次报名。

浦东区53岁的李圆是“市民艺术夜校”春季班学员。今年3月，为了“抢课”，李圆早早地就在校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实名认证，成功成为1200名夜校学员之一。李圆报的是巴扬琴班。“相比手风琴，巴扬琴更小巧、便捷。在夜校，应该能圆了我的乐器梦。”李圆笑着说，虽然受疫情影响，夜校停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未来可期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、改革开放初期的夜校，大部分以扫盲、提升文化水平为目的。而如今的夜校，则成了更高层次的圆梦之地。

上海市群众艺术馆“市民艺术夜校”创办于2016年，项目负责人杨玲芝告诉记者，考虑到夜校的课程“一座难求”，今年秋季班新增不少教学点，除了传统的书法、面点、手工、乐器，还新增了扎染体验、花艺体验、爵士舞入门、vlog制作体验等课程。

记者随后还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“市民艺术夜校”的几所分校了解到，目前大部分课程并没有设置年龄限制，老年人也能在夜校学有所成。

## 白天留给家人，夜晚属于自己

“白天留给家人，夜晚属于自己。”这是不少老年人上夜校考虑。

去年3月，江苏省南京市文化馆专门推出“夜间老年大学”，75岁的江纯是首批学员之一。在江纯看来，许多人选择上“夜间老年大学”，是因为白天要带孙子，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来“充电”。

艺术模特仪态精修班的老师赵晨表示，夜间课程更适合学员的生活节奏。在赵晨的课堂里，50多名学员清一色都是女性，“不少学员是年轻中老年群体，长期操持家务，到了晚上才有空余

时间来重塑自己”。56岁的胡小红是其中之一。家住江宁的她，距离南京市文化馆有一个小时的路程，但她每次都坚持来上课。每星期三晚上，是她的上课时间。她早早把家务操办好，待女儿下班回家，她就坐地铁来上课。下课回到家，基本都要到晚上9点多钟。但她乐此不疲，因为“收获不少”。

74岁的花正华是周一夜间班班主任。她给了另一种答案：许多学员选择晚上上课，是因为白班太火爆，“我们白天的课程基本都是爆满，许多人报不上白班，就来上晚间班”。

## 乡镇夜校课程也丰富多彩

事实上，除了大城市里的市民夜校，不少乡镇夜校也开始兴起，其课程同样丰富多彩。在四川泸县仁和村，农民夜校办起了礼仪培训班。58岁的赵贵群在夜校学化妆：洗脸、补水、搽霜、打粉，然后画口红、眉毛、眼线……“化了妆后，看起来简直年轻了10岁。”赵贵群对学习成果很满意。带孙之余，她开始

尝试简单化妆提升气质，还跟朋友们分享心得。

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松桃团山社区74岁的杨老秀，同样期待夜校开课。杨老秀的夜校课有些“复古”——学习文化课。因为，杨老秀年轻时没上过学，现在要“补课”。不过，社区夜校也给了杨老秀更大的提升机会——学习家庭教育。

来源：快乐老人报